

<<我知道光在哪里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我知道光在哪里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30209950

10位ISBN编号：7530209957

出版时间：2008-11

出版时间：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作者：濮存昕,童道明

页数：24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<<我知道光在哪里>>

### 内容概要

老象的眼睛低垂着从车边走过，四条腿每踏一步我都有震感。

我觉得特别美。

我知道，老象在离去的时候，就是这样离开象群慢慢走，最后连遗骸都找不着。

还有老子，是骑着青牛出关而逝。

最后的告别都应该是这样的，慢慢歇息——属于你的会议结束了，属于你的酒席也散了，该放弃的就放弃。

如果我们愿意做智者，还是像头老象那样在大自然中慢慢走，慢慢地隐去……——濮存昕。

## <<我知道光在哪里>>

### 作者简介

濮存昕，1953年出生于北京。  
从小受父亲，著名演员、导演苏民的影响，对表演产生浓厚的兴趣。  
1969年作为知识青年赴黑龙江参加生产建设兵团。  
1977年“文革”结束回到北京，考入空政话剧团。  
1987年正式调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至今。

几十年来濮存昕参演了数十部话剧，塑造了《雷雨》《李白》《哈姆雷特》《茶馆》《建筑大师》里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。

曾分别两度获得文华奖和梅花奖。

他还在《最后的贵族》《清凉寺钟声》《鲁迅》《英雄无悔》等多部影视剧中担任主角，并凭借《一轮明月》《光荣之旅》中的角色获得电影华表奖以及电视金鹰奖。

濮存昕热心于公益事业，不仅担当卫生部预防艾滋病宣传员，也是无偿献血的形象大使。

他还设立了濮存昕爱心基金并与社会各界合作，积极地参与各项慈善、公益事业。

2008年，濮存昕被分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、北京市五一劳动奖章。

<<我知道光在哪里>>

书籍目录

独白 好汉总提当年“勇”对白 演员——被角色提升旁白 我知道光在哪里后记

## &lt;&lt;我知道光在哪里&gt;&gt;

## 章节摘录

独白 好汉总提当年“勇” 我儿时的那点事儿 一、内务部街，最初的记忆 有人说，当你发觉自己爱回想往事了，说明你已经老了。爱参加同学聚会了，爱对下代人摆老资格，经常把“我们当年如何如何”挂在嘴边，或者像我这样，想出一本自己的书了，就真到了一把年纪。

行走匆忙的人生，当你驻足思量：咦，我怎么就走到这了。

眼瞧着镜中的自己：“我当年可不这样。

” 我童年最初的记忆是东单附近的内务部街，打从记事儿起，我家就在那儿。

内务部街，顾名思义，是北洋政府的内务部所在，不过，说是街，并不走公交车，只是个胡同。

这条胡同有著名的北京二中，有时车水马龙，是因为巴基斯坦大使馆在胡同的中间儿。

姜文拍电影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，里面的总政五号大院就在胡同东口。

我家在胡同西口第一个门，日式的两层小楼，是我妈妈所在的中国人民银行宿舍。

二楼我家住，楼下还有两家。

那时，我爷爷还健在，他个儿很高、人很清瘦，还留着一撮胡子。

他曾是光绪年间山东大学堂早期毕业生，在北洋军阀时期出任过江西财政厅长，后来到东北做过两任赈灾县长，“九一八”日本人来了，他来到北平。

1942年辞职，赋闲在家，以变卖字画为生。

爷爷从政期间的记录一直都很清廉，个人生活中，也从不置房产，意在不给儿女后辈留下不孝孽债。

现在我父亲的书桌抽屉里还有祖上传下的一方印章，刻着五个字“清白吏子孙”。

看着它，便会想到我爷爷。

我们濮家祖上的事儿我知道的不多，但知道有一方玉玺，是皇上赐的。

同治年间，我们濮家出了双榜进士，皇上做表彰，就赐了这方玉玺，后来被我爷爷在1951年抗美援朝时捐给了政府。

内务部街邻着史家胡同，以抗清民族英雄史可法家的祠堂命名。

我上的史家胡同小学就在这座祠堂的遗址上，北京人艺的宿舍院儿也在这条胡同。

人艺子弟全在这里上学。

谁的爸爸、妈妈演哪出戏，扮什么角色，学校老师都门儿清。

学校还经常请人艺演员到学校作报告，我父亲也是受邀的演员之一。

父亲来学校作报告那一次，我大概正上三四年级，是个夏天，正在操场上玩，就看到校长引着我爸走向礼堂。

他那时刚刚在广播电台朗通过长篇小说《红岩》，一段时间每天中午十二点半的电台小说连续广播节目中，都能传出我父亲朗朗的播音。

我也是在那会儿知道了江姐、许云峰这些英雄的名字。

学校请他来，自是作革命烈士的主题报告，听讲的都是老师和高年级同学。

我在礼堂外，听到了他在台上讲，台下是一片片的掌声。

第二天很多同学问：昨天作报告的是你爸爸吗？

我表面装得没什么，心里却乐开了花——作为演员的儿子，那种被关注的荣耀。

对于父亲是个演员的记忆，最早缘于他带我去人艺。

20世纪60年代初，各家生活都挺困难，干什么都得精打细算。

我喜欢跟父亲到人艺食堂吃饭，觉得那儿的饭好吃，比家里的好吃，一顿下来还花不到两毛钱。

去了就有人跟我父亲打招呼：你好。

哦，这是听听，又长高了啊。

小时候做孩子的总是免不了被要求有礼貌地叫人，慢慢地就认识了许许多多做演员的叔叔阿姨。

再有就是到剧院洗澡。

那个年代家里没条件，就借父亲演出的机会去剧院洗。

这当然算走后门，按规定是不许的，但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，一点头也就过去了。

## &lt;&lt;我知道光在哪里&gt;&gt;

后台有个姚大大，人特别好，再平凡的事都认真对待，干得特别的细心周到，人艺有许多这样了不起的工作人员。

姚大大特别喜欢孩子，看你来了，胡噜一下你的脑袋，笑呵呵的，我也就进去了。

父亲洗完澡就上台，我则赖在后台化妆间玩。

后台有许多道具特别好玩儿，尤其是排战争戏时，有各种各样的道具枪。

人艺的道具枪可都是真的，只是没撞针。

玩多了，看会了，就特想有一把属于自己的枪，于是就在学校的犄角旮旯找，找到一块大小差不多的木头，硬是抠出一把枪，还用锉刀把弹槽锉出来，手柄那儿再刮出些鱼尾纹，还用墨汁刷黑。

总之弄得像那么回事儿，挺得意。

慢慢地一点点发现，和戏有关的东西实在太神奇了。

就说我父亲吧，演个八路军，就会到部队体验生活，穿着一身军装，没衔儿没星地往外走，胡同里的人看了就问：怎么，当兵啦？

他回答一句：体验生活去。

就坐上人艺的大车走了，牵走许多羡慕的眼光。

还有一次，父亲从剧院回来，带了一盒油彩给我们化戏妆。

先给我弟弟化上一个孙悟空，完全是京剧勾脸那种画法；给我姐姐化了个花旦；我呢，被化成小生妆。

第一次上妆，心里那叫兴奋。

趴在二楼窗前，惹得胡同的人都仰脸看。

美了一天，直到睡觉前才舍得把妆卸掉。

父亲当时有一身西装，天蓝色，还有顶礼帽，出席活动，都是这一身。

我们就围着他左看右看，都说他穿上这身西装，像电影《红色娘子军》中乔装打扮的洪常青。

即使作为孩子旁观，我也隐隐能感到，父亲在剧院是个受尊重的人。

他说话大家都会竖耳去听，即使是在一些亲戚聚会的场合，大家也都愿意听他讲演戏的事情。

还记得父亲曾参与过一次剧本创作。

是为支持布拉柴维尔刚果（布）人民革命斗争，一个世界革命题材戏。

我父亲是编剧之一，其他两位是英若诚、梁秉堃。

三个人常在我们家聊剧本，那个没黑没白地聊啊，还抽着烟，喝着小酒。

我在一旁东串串西跑跑，听不懂他们在谈什么，但他们那种对戏痴迷、费心琢磨的样子，印象特别的深。

戏排练时，我看了，记住了一些好玩儿的事儿，比如跳非洲舞。

那时谁知道非洲舞怎么跳？

跳着跳着就有人把腰扭了，或者把胯伤了…… 你如果是个演员的孩子，这种乐子真是看也看不完。

看《三块钱国币》，最有趣儿的是朱旭老师摔花瓶，演一场就碎一个。

我坐在台下就想，这么好的花瓶，得碎多少个啊？

还有《祖国万岁》里的大炮那真叫个像，《南方来信》中刘骏阿姨演一个潜伏在南越傀儡军内部的女兵，穿丝袜筒裙、戴船形帽，烫着头发，涂着眼圈。

生活中哪见得着这个？

就觉得好看，怎么那么好看！

还有一些，你不用去看，乐子也会自动灌到你的耳朵眼儿里。

有一回，演《智者千虑必有一失》，我父亲演男主角，演完戏回家，一进门就哈哈笑个不停。

笑什么呢？

原来吕齐叔叔演男爵将军，到他演戏时，吊杆上一只灯泡突然碎了，吓得他一激灵，后半段台词吭哧半天才接上，惹得台下观众一阵笑，甚至到他下次再上场，有些观众的笑还没止住。

我父亲就是在剧院没笑够，回来又跟我妈学，学着学着又开始笑。

这就是演员家庭的生活。

## &lt;&lt;我知道光在哪里&gt;&gt;

戏看多了，自然会模仿。

还是看这出《智者千虑必有一失》引起的，其中有个情节，是王公贵族向小姐求婚，有个单膝跪地的动作。

我正上小学四年级，这个年龄正是男孩子又皮又淘的时候。

课间休息，也不知怎么了，就想来那么一下，右手画俩圈，再往前一伸，就给一个女同学单膝跪下了。

同学们一下子哗然了，“臭流氓”“臭流氓”的一通大叫。

老实说，这个恶名难受了我好一段时间，我也懊悔，没有什么恶劣动机啊，不就有点儿人来疯吗？

这就是戏的影响。

在你不知不觉中，戏剧这些幻化的东西，已经一点点浸入你的血液与肌体里了，连同一些感官记忆。你看我现在经常坐在新装修的人艺化妆室里化妆，但要让我说起儿时的记忆，我还能说出那时化妆室的感觉，就是一种老化妆品的味道，大概是用食用油调出来的。

老年间卸妆用的是香油，香味弥漫着整个后台，现在的后台早没这味儿了。

二、两岁上镜，曾经被叫做“濮瘸子” 虽然是人艺演员的孩子，演员梦却不是从小就有的。因为我曾经是个瘸子。

两岁时，我上托儿所，一个小女孩发烧了，大夫拿她当感冒治，结果患的是小儿麻痹症，很快就瘫痪了。

一个星期后厄运找上了我，开始的迹象也像感冒，老师就预感不那么简单，赶紧送医院检查是不是小儿麻痹，因为发现及时治疗还来得及。

那会儿，还没有普及这种病的疫苗，好在儿童医院正在研究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方法，我算走运，治了四十天，病情算是给控制住了。

我还作为成功案例，上了新闻电影制片厂拍的新闻纪录片，就是我们小时候看电影，故事片上映前加演的那种“新闻简报”。

两岁就上镜头了，是不是这辈子当演员的兆头？

可惜现在胶片找不到了。

没就此瘫痪下去，但也不算全治好，留下一只后脚跟着不了地的缺陷。

出院时医生说，等孩子发育发育再做整形手术。

所以在幼儿园阶段，我是踮着脚走路的。

上的是宣外大街西侧的人民银行康乐里幼儿园，一上就是全托，很少能回家，偶尔被剧院叔叔带出去吃顿饭，我就会特别高兴。

我对幼儿园记忆不多，只记得有个女老师挺漂亮，她对我很照顾，还老带着我晒太阳。

一般外号都是小学叫开的，我的外号叫“濮瘸子”。

作为剧院孩子，我还不算最惨，有两个孩子情况不如我，常看到我父亲和他们交流情况，表情都很焦虑。

我倒没大人那么忧心，因为心思都在玩上了。

当然你说我完全不在意吗？

也不是，比如上体育课，人家就不带你玩儿啊。

我生气，也伤心，还经常在意念中报复他们。

小学三年级时我做了整形手术，拆完线，脚慢慢能放平了。

打那以后我就拼命校正自己，走路时尽量把步子走稳，好让别人看不出来。

但一跑还是露馅儿，所以就更刻苦地练那条病腿，让它变得有劲儿。

可以说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，我的注意力就在那条腿上，骑自行车也好，跳皮筋也好，还有打篮球、跑步……为了练腿，各种运动都参加。

你不让我加入，我就在边上等着，总会缺人，逮着机会我就上。

跳皮筋也是，男孩子一般不玩儿这个，可女生们欢迎我参加。

我个儿高、腿长还软，“大举”时别人够不着，我一跷腿就够着了，一叫我就去。

总之就是想多参与，因为不行，所以特别想显自己行，这就是我那时的心态。

## &lt;&lt;我知道光在哪里&gt;&gt;

我还敢跳房呢！

那时我们家小楼伸出一个阳台，阳台下面一边是楼下李奶奶家住的屋子，另一边是小学校的后院。一次上学要迟到，我就从阳台上翻到学校平房的屋檐上往下跳，下巴磕到了膝盖上，差点没把舌头咬下来。

太悬了，一想都后怕。

骑自行车也出过好几档子事。

之所以常骑车还撒野，就是想模仿《平原游击队》里的肖飞买药，想象自己骑三枪牌单车、腰问别着二十响驳壳枪，还戴着礼帽，整个一孤胆英雄。

我骑的是妈妈的女车，倒轮闸，闸灵极了，小孩子手小，捏不好手闸，正好倒脚踏子来刹车，倍儿管用。

如此的苦练车技，就是为了和胡同里的孩子比试比试。

人骑在自行车上，腿瘸看不出来。

你腿好，论骑车，你还未必比得过我。

刚学会骑车那阵子，瘾大，我都骑疯了，后来还敢手撒把地骑，兜风的范围也越来越广，顺着原来环行4路汽车线兜一圈北京城都没问题！

这样疯骑出事也就难免，有一次因为骑得太猛，人和车追尾，撞到卡车拉的手架上，险些送命。

回来也不敢跟家里人说，暗自胸口疼了好几天。

这都是小时候的淘气事儿。

也亏着淘，自卑心反而没那么强烈，即使体育课跑接力赛，人家不要我参加，恨得我牙根痒痒，可睡一觉，又没心没肺地玩开了。

三、第一次，以角色的名义念念有词。

“文革”来了，毕竟是演员的孩子，在学校里，各种小节目的演出机会还是有，被推举到台上，背个革命诗词之类也是常有的事儿。

再比如艺术院校招生之类，也自然先被想到。

有一年音乐学院附中招生，分摊给我们学校一个名额，老师说：“你去考吧。”

”姐姐就带着我，坐着7路车去中央音乐学院。

考试要考节奏、考乐器，问我会什么，我说就会唱歌。

人家现场给了四句歌词，当场得学会唱，结果没考上。

不过，学校还是把我当做文艺骨干。

有一年年底，班主任曹老师让我帮助发放小奖品，把我扮成了圣诞老人，穿上她的红大衣，用棉花粘上胡子眉毛。

这是我记忆中第一次有装扮的表演，第一次以角色的名义念念有词。

因为我的腿病，我能觉出父母对我有歉疚之心。

看我当演员似乎无望，父亲希望我能掌握些其他的艺术特长。

我父亲是国立艺专学中国画出身，后来到学生剧团参加了革命，才演上话剧的，但是画画仍是他的终生爱好。

他去探望自己老师时，会带着我去。

为了让我学画，父亲还请了专门的老师。

心里有希冀，就会给我创造条件，但并不像现在有的家长那样，漠视孩子的好恶，按照自己意愿，逼着孩子一条道走到黑。

只要我喜欢什么，父亲看出点苗头，就帮着我找老师。

我学打快板，就是他领我去剧院，跟着李光复老师学会的。

我现在演戏总是自己化妆，也跟小时候喜欢绘画分不开。

只不过这些，在小孩子阶段，都是有一搭无一搭的。

1966年“文革”，正好是我小学六年级，没考试就毕业了，毕业后晃荡了一年多，也加入了红卫兵组织。

大串联的后期常参加北京火车站清理外地人的行动。

## <<我知道光在哪里>>

几天不着家，乐得自在。

第一次晃荡了几天之后，半夜回家，担心父母发火，没想到我爸开了床头灯问明原由，只说了一句：“没关系，经风雨见世面。”

就把我放过了。

悬着的心一落下，我倒头就睡着了。

还有一次在北京火车站遣送一个藏族宣传队，我们几个红卫兵孩子，哪抵得过人家人高马大，一被推搡就后退好几步，根本不是个儿。

但这样的生活新鲜啊，后来有一阵子还住到景山公园里的北京少年宫。

我参加的组织叫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红色造反团115师战斗队，这番号可是林彪大战平型关的队伍啊，想想就特别来劲。

加上我们的红卫兵袖标做得很宽，红色绸面，黑或白绸的里子，戴起来特威风，人就怎么张狂怎么来。

一伙年轻人常几十辆自行车前行，根本不管路口红绿灯是红是绿，高呼着打倒谁谁谁就冲过去了。想想也够无法无天的。

后来红卫兵的热乎劲儿过去了，就有些闲得发慌。

父亲看我没事儿，就到剧院给我借小说看。

我看书的速度非常快，完全是凭兴趣速读，隔十天读完一堆再换回一堆。

小说也读，科幻也读，也看了好多俄罗斯文学作品。

这对我后来的人生影响不小。

我父亲是人艺的党委委员，那时被划到黑党委走资派。

和曹禺他们一块都被隔离着不能回家，但每日的饭由我爸爸骑自行车到人艺饭堂打上，送到史家胡同的“牛棚”去。

有一次，父亲趁着送饭回了趟家，一进门就挨个跟家里人握手：我妈、我姐还有我。

我姐就不跟他握，意思是要划清界限。

我父亲本来火就没处发，气得一巴掌打过去。

可我姐也委屈啊，本来红卫兵当得好好的，我爸的走资派身份传到学校里，就被红卫兵组织开除了，她能高兴吗？

我爸这一打，我姐就往外跑，这下我家就乱了套。

我妈说，哎哟嗬，这是干吗呀。

赶紧追出去。

我们找了老半天，才把她从同学家里劝回来。

我想我爸心里也肯定不是滋味儿。

<<我知道光在哪里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